

# 高中中國語文科優化措施— 課程及評估的規劃與實施(新辦)

## (三)課程領導與設計—中國語文科文學與 文化校本課程經驗分享

呂家慧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

# 杜甫詩與品德情意

# 杜甫詩中的人倫關懷

- 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(節選)：自我、君臣。
- 《月夜》：夫婦、父子
- 《彭衙行》：朋友
- 《石壕吏》：憂庶黎

詩歌的：

形式

情意

品德

## 〈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〉（節選）

### 【解題】

此詩作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，杜甫從京城往奉先（今陝西蒲城）探望妻子。

- 杜甫作為儒者的自我期許以及對致君堯舜的忠愛之情。

盧世漑（1588～1653）「讀此而不感動者，其人必不忠。」

- 這首詩以還家探親的過程為主線，從結構上可以分成**明志述懷**、**途經驪山**和**到家經過**三部分，而以**詠懷**為主題。第一部分直陳生平抱負，最能體現杜甫的儒者心曲。

「憂黎元」至「放歌愁絕」，反反覆覆，淋漓顛倒，正古人不可及處。（《唐詩別裁》）

反覆淋漓如何體現在語言形式上？

杜甫如何用這種形式詠懷(抒情)？

這種抒情方式如何服務於儒家的品德？

杜陵(在長安南)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，竊比稷與契 (xiè) (稷：舜之農官，周之祖先。契：舜之司徒，商之祖先)。居然成濩 (huò) 落(大而無當)，白首甘契闊(勤苦)。蓋棺事則已，此志常覲 (jì) 豁(希望實現)。

《杜臆》：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，不知稷契無他奇，惟此已溺已飢之念而已，伊(尹)得之而納溝為恥，孔(子)得之而立達與共，聖賢皆同此心。篇中憂民活國等語，已和盤托出。



## 伊尹：聖之任

- 伊尹曰：『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』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『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』**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**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
- 對天下人類有極高的道德擔當，以先知先覺自任，做社會秩序的建立者。

窮年(終年)憂黎元(百姓)，嘆息腸內熱。取笑同學翁，浩歌彌激烈。非無江海志，瀟灑送日月。生逢堯舜君，不忍便永訣。當今廊廟具，構廈豈云缺。葵藿(葵，冬葵，一種蔬菜；藿，豆葉)傾太陽，物性固莫奪。

曹植〈求通親親表〉：「若葵藿之傾葉，太陽雖不為迴光，然終向之者，誠也。竊自比於葵藿。」

仇兆鰲：此志在得君濟民。欲為稷契，則當下救黎元，而上輔堯舜，此通節大旨。……惓惓忠愛之誠，與孟子望齊王同意。

顧惟螻蟻輩，但自求其穴。胡爲慕大鯨，輒擬偃（yǎn）溟渤（偃，仰臥。溟，海。此形容鯨魚仰遊於大海之中）。以茲悟（一作悞，即「誤」）生理，獨恥事干謁。兀兀（勤苦貌）遂至今，忍爲塵埃沒。（忍，豈忍，不忍，不甘心）終愧巢與由（古代的隱士巢父與許由），未能易其節。（言未能改變自己的志節，即自比稷、契）沉飲聊自遣，（姑以醉飲來排遣苦悶）放歌破愁絕。（以作詩放歌來破除自己極端的憂愁。愁絕：極端的憂愁）

《高士傳》：巢父，堯時人也，山居，以樹為巢而寢其上，故號曰巢父。許由，槐里人也，堯讓天下於由，不受而逃，由告巢父，巢父曰：「何不隱汝形，藏汝光，非吾友也。」擊其膺而下之。

此自傷抱志莫伸，既不能出圖堯舜，又不得退作巢由，亦空負稷契初願矣。居廊廟者，如螻蟻擬鯨，公深恥而不屑干。游江海者，若巢由隱身，公雖愧而不肯易。仍用雙關，以申上文之意。

(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)

杜甫以稷契自比，雖然極其自信，卻以老拙自嘲，這是因為他已經在長安度過十年的潦倒生活。明知許身太愚，仍然矢志不渝，又表現他作為儒者，對理想的執著。

第一部分圍繞此一主旨反覆轉折，從各種角度層層推覆議論，表白自己堅持理想的決心。

- 作長篇古詩，布勢須要寬轉。此二條（指窮年到放歌句）各四句轉意，撫時慨己，或比或興，迭開迭合，備極排蕩頓挫之妙。  
（盧世漣）
- 此篇金聲玉振，可為壓卷。首從「詠懷」敘起，每四句一轉，層層跌出。自許稷契本懷，寫仕既不成，隱又不遂，百折千回，仍復一氣流轉，極反覆排蕩之致。（《杜詩鏡銓》）

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，竊比稷與契（xiè）。

居然成濩（huò）落，白首甘契闊。蓋棺事則已，此志常覬（jī）豁。

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。取笑同學翁，浩歌彌激烈。

非無江海志，瀟灑送日月。生逢堯舜君，不忍便永訣。

當今廊廟具，構廈豈云缺。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莫奪。

顧惟螻蟻輩，但自求其穴。胡爲慕大鯨，輒擬偃（yǎn）溟渤。

以茲悟（一作悞，即「誤」）生理，獨恥事干謁。兀兀遂至今，忍爲塵埃沒。

終愧巢與由，未能易其節。沉飲聊自遣，放歌破愁絕。

- 章法？以議論抒情，體現「憂黎元」的儒者情意。

杜甫先說自己一事無成，但堅定志向，要蓋棺則已。（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棺事則已，此志常覲（jì）豁）

儘管被同學取笑，但仍不改要救市濟民的熱腸。（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。取笑同學翁，浩歌彌激烈）

古人說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」，杜甫卻唱出「窮年憂黎元」之浩歌，這是杜甫不同於其他士人的地方，所以被同學嘲笑，不被理解。



既然古有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觀念，這就引出下一層轉折：自己並不是沒有獨善之想，只是生逢堯舜之君，不甘退隱而已。（非無江海志，瀟灑送日月。生逢堯舜君，不忍便永訣。）

但既然玄宗已經是堯舜明君，就又轉出一層反問：既然遭逢明君，朝廷有的是棟樑之材，又怎會缺自己這樣的人呢？杜甫自問自答：雖然如此，但忠君之心依然不變，就如同葵藿向日，自己也是天性難移。（當今廊廟具，構廈豈云缺。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莫奪。）

可是，不願離開朝廷是否又太熱衷名利？於是接著又說，自己的本心不是像螻蟻一樣自求其穴，而是像大鯨那樣志在萬里。（顧惟螻蟻輩，但自求其穴。胡爲慕大鯨，輒擬偃（yǎn）溟渤。）

既然志在萬里，又為何不能在政治上一展長才？正因為執著大道，又羞於干謁，所以才一直埋沒風塵。（以茲誤生理，獨恥事干謁。兀兀遂至今，忍爲塵埃沒。）

但是，即使耽誤生計，也終究不肯歸隱，只能愧對巢父、許由，喝酒放歌以破悶了。（終愧巢與由，未能易其節。沉飲聊自遣，放歌破愁絕。）

這一大段一氣七八層轉折，跌宕起伏，連綿不斷，後一層的意思從前一層意思中引出，先反後正，自嘲自解，在回顧往事的感慨中吐露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。包含理想和現實、兼濟和獨善的矛盾，並在痛苦的反省當中得到解決。最後又將撒開的思緒網回來，回到眼前落魄的處境。

（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/沉飲聊自遣，放歌破愁絕）

以議論推駁形成抒情的回還反覆。（葛曉音）

杜甫對其人生道路的選擇並非毫無掙扎，但最後仍不能「易其節」。

# 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(節選)

- 議論的形式
- 抒情的反覆
- 儒者的自我反省與堅持

窮年憂黎元

生逢堯舜君

未能易其節

## 《月夜》

天寶十五年五月，杜甫從奉先移家至白水，但六月白水陷賊，杜甫與家人逃往鄜州，七月肅宗在靈武即位，杜甫隻身奔往行在，不幸在途中被安史叛君俘虜，押往長安。

杜甫因官職卑微，未被囚禁。但身陷賊寇佔據的長安，安危難測。家人又阻隔他縣，亂離之中，親情最難釋懷，所以寫下這首詩。

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

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。

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

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？

# 從思婦詩改造而來的親情詩

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。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？

- 代言體的思婦詩。
- 在杜甫之前，思婦與作者沒有夫妻或關係，且與宮體詩的傳統密切相關。此首第三聯語言風格綺豔，正是吸收宮體詩善於描繪女子形貌的特徵。
- 但是，杜甫代的是自己的妻子，且關注孩子：思婦詩變成親情詩。

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

- 之所以用綺豔的筆法描繪想像中的妻子的形貌，是因為在杜甫的想像中，妻子期待他在此美麗的月夜中意外歸家，故著意打扮，想給歸家的丈夫驚喜。
- 也就是說，此句不但寫其「形」，而且寫其「神」。
- 從文學傳統來說，杜甫非但借用宮體詩的手法，並且改造宮體詩。他將宮體詩對婦女身體形貌的關注轉化為對其精神世界的關懷。



# 代言體與人倫至情

- 從「對面著筆」與感情的邏輯。

題為《月夜》，作者看到的是長安月。如果從自己方面落墨，一人手應該寫「今夜長安月，客中只獨看」。但他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、生死未卜的處境，而是妻子對自己的處境如何焦心。所以悄焉動容，神馳千里，直寫「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」。這已經透過一層。(霍松林)

《杜臆》：公本思家，偏想家人思已，已進一層。至念及兒女不能思，又進一層。鬢濕臂寒，看月之久也，月愈好而苦愈增，語麗情悲。末又想到聚首時，對月舒愁之狀，詞旨婉切，見此老鐘情之至。

# 《月夜》

- 改造思婦詩的傳統
- 綺麗的語言恰是人倫至情的展現
- 夫妻、父子之情

## 《彭衙行》

天寶十五年六月九日，潼關失守，白水也淪陷。杜甫攜家離開白水向東北逃難。途徑距離白水縣城六十里的漢朝故郡彭衙（在今陝西合陽縣境，合陽舊作郃陽），後來有《彭衙行》追憶當時避難情形：

憶昔避賊初，北走經險艱。夜深彭衙道，月照白水山。盡室久徒步，逢人多厚顏。參差谷鳥吟，不見遊子還。癡女饑咬我，啼畏虎狼聞。懷中掩其口，反側聲愈嗔。小兒強解事，故索苦李餐。一旬半雷雨，泥濘相牽攀。既無禦雨備，徑滑衣又寒。有時經契闊（辛勤勞苦貌），竟日數里間。野果充餽糧，卑枝成屋椽。早行石上水，暮宿天邊煙。少留周家窪，欲出蘆子關。故人有孫宰，高義薄曾雲。延客已曛黑，張燈啟重門。暖湯濯我足，翦紙招我魂（白紙剪成條貼在門外，給行人招魂壓驚）。從此出妻孥，相視涕闌干。眾雛爛熯睡，喚起沾盤餐。誓將與夫子，永結為弟昆。遂空所坐堂，安居奉我歡。誰肯艱難際，豁達露心肝。別來歲月周，胡羯仍構患。何當有翅翎，飛去墮爾前。

《唐宋詩醇》：通篇追敘，瑣屑盡致，神似漢魏。

王嗣爽《杜臆》：感孫宰之高誼，故隔年賦詩。感之極，時往來於心，故寫逃難之苦極真。追思其苦，故愈追思其恩。……「暮宿天邊煙」，逃難之人。望煙而宿，莫定其處，雖在天邊，不敢辭遠，非實歷不能道。

鐘惺、譚元春《唐詩歸》：譚云：小兒不解事性情，此老專要描寫（「痴女」四句下）。鐘云：自家奔走窮困之狀，往往從兒女、妻孥情事寫出，便不必說向自家身上矣（「小兒」二句下）。

# 敘事結構

憶昔避賊初，北走經險艱。夜深彭衙道，月照白水山。盡室久徒步，逢人多厚顏。  
參差谷鳥吟，不見遊子還。癡女饑咬我，啼畏虎狼聞。懷中掩其口，反側聲愈嗔。  
小兒強解事，故索苦李餐。一旬半雷雨，泥濘相牽攀。既無禦雨備，徑滑衣又寒。  
有時經契闊，竟日數里間。野果充餽糧，卑枝成屋椽。早行石上水，暮宿天邊煙。  
少留周家窪，欲出蘆子關。故人有孫宰，高義薄曾雲。延客已曛黑，張燈啟重門。  
暖湯濯我足，翦紙招我魂。從此出妻孥，相視涕闌干。眾雛爛熯睡，喚起沾盤餐。  
誓將與夫子，永結為弟昆。遂空所坐堂，安居奉我歡。誰肯艱難際，豁達露心肝。  
別來歲月周，胡羯仍構患。何當有翅翎，飛去墮爾前。

這首詩分成兩部分，前部分敘詩人一家艱險跋涉，分成三個角度：

行路之勞累：延客已曛黑，張燈啟重門。暖湯濯我足，翦紙招我魂。

飢餓：眾雛爛熯睡，喚起沾盤餐。

無處住宿：遂空所坐堂，安居奉我歡。

後半寫受孫宰熱情款待的情景，也分三層，與前半一一對應，都是杜甫一家迫切的需要，孫宰恩義之高，也就在其中了。



# 《彭衙行》

- 瑣屑的敘事語言
- 凸顯朋友高義
- 自己對朋友的感激之情。

# 《石壕吏》

如何表達「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」的儒者情懷？

# 《石壕吏》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老翁踰牆走，老婦出看門。吏呼一何怒，婦啼一何苦。聽婦前致詞：三男鄴城戍，一男附書至，二男新戰死。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長已矣！室中更無人，惟有乳下孫。有孫母未去，出入無完裙。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。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。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天明登前途，獨與老翁別。

- 詩題「石壕吏」，但為何全詩都是老婦的話？

- 不寫之寫。

- 透過「聽覺」的構思，本是虛寫。
- 根據陳貽焮先生研究，老婦的十三句話並不是一口氣說完，而是在「吏呼一何怒」的步步進逼下，一層深似一層的對答之辭。讀者可以想像「吏」沒有用文字表達出的逼問，在無字處勾勒出「吏」的凶神惡煞。虛寫上再虛寫。
- 在文字的空隙中呈現石壕吏兇惡的面目。

淨扮吏，老旦扮婦。

老旦：室中更無人。（內嬰兒哭科）

淨：嘩哈！屋內有人！

老旦：惟有乳下孫。

淨：哼哼！你能餵奶？

老旦：有孫母未去。

淨：呀哈！叫她出來！

老旦：出入無完裙！

淨：我不管哉！要有人去！

老旦：（驚，試探科）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。

淨：（嚥笑科）你去何用？

老旦：（揖求科）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！

淨：（大吼科）好啊！走走走！

（俱下）

以上見黃天驥：〈讀杜甫《石壕吏》〉

從老婦答話中所呈現種種不合理或不合邏輯的空隙中，  
通過自己的想像，聽到石壕吏窮兇極惡的呼吼，石壕  
吏兇惡的面目也在讀者腦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。

陸時雍《唐詩鏡》：其事何長，其言何簡。「吏呼」  
二語，便當數十言。文章家所云要會，以去形而得情，  
去情而得神故也。



- 三吏、三別是杜甫創造性運用漢魏樂府神理的創作。漢樂府善於抓住人情最慘酷的現象反映社會問題。
- 三吏、三別顯然在取材上運用這個原理，但出之以新題，並直指統治者在國難當頭時，讓老百姓承擔苦難。
- 《石壕吏》：父子、夫妻、兄弟……
- 最後解決困境的是這個家庭中最為弱勢的「老婦」，可見倫理秩序已經崩潰，天下大亂的實情也就在其中了。

## 《東門行》

東門行，不顧歸。來入門，悵欲悲。

盎中無斗米儲，還視架上無懸衣。

拔劍東門去，舍中兒母牽衣啼：

「他家但願富貴，賤妾與君共舖(吃)糜(粥)。  
上用倉浪天故，下當用此黃口兒。今非！」

「咄！行！吾去為遲，白髮時下難久居！」

### 漢樂府

1. 人倫慘酷
2. 對話

## 《病婦行》

婦病連年累歲，傳呼丈人前一言。

當言未及得言，不知淚下一何翩翩（淚不止）。

「屬累君兩三孤子，莫我兒飢且寒，  
有過慎莫笞答（鞭打），行當折搖（死亡），思  
復念之！」

亂曰：抱時無衣，襦復無裡。

閉門塞牖，舍孤兒到市。

道逢親交，泣坐不能起。

從乞求與孤兒買餌，對交啼泣，淚不可止：「我  
欲不傷悲不能已。」探懷中錢持授交。

入門見孤兒，啼索其母抱。

徘徊空舍中，「行復爾耳，棄置勿復道！」

仇兆鰲：「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。今驅盡壯丁，及於老弱。詩云：三男戍，二男死，孫方乳，媳無裙，翁逾牆，婦夜往。一家之中，父子、兄弟、祖孫、姑媳慘酷至此，民不聊生極矣！當時唐祚，亦岌岌乎危哉！」

## 《石壕吏》

- 借鑑漢樂府表現人倫慘酷的主題和對話的敘事方式。
- 多重倫理關係的反常。
- 以不寫之寫批判政治。
- 「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」的儒者情懷。